

生活 喜剧

秦奋的天才发明被风险投资人出天价买断。一夜暴富的这位“剩男”揣着家底开始了“征婚”旅程。漫漫“征途”上,各怀心事者纷至沓来。几经周折后,秦奋终遇倾心佳人梁笑笑。无奈美人心有所属。秦奋究竟如何逆流而上?几番悲喜交集后,秦奋终于带着他的真爱开始一段全新旅程。

秦奋曾被出国潮裹挟着去美国“留学”

秦奋五岁第一次玩“包剪锤”的时候,绝对想不到这个小把戏在几十年后会给他带来一笔财富。

北京人管“包剪锤”又叫“猜丁壳”,两个小朋友都想要同一个东西、互相争执不下的时候,用猜拳来裁决,输赢立断,公平无欺,效果很好。那还是在幼儿园时代,有一天秦奋饿了,走路腿抖,于是,勾结起另一个男孩偷偷溜进了厨房。厨房虽大,凡是放食品的柜子都上了锁,找来找去,只搜到两个包子一个桃。包子一人一个,桃归谁?男孩提议用“包剪锤”来决定。结果秦奋赢了。男孩比秦奋大一岁,又身强力壮,很霸道。但面对“猜丁壳”的结果,男孩一点儿脾气没有,心甘情愿地让秦奋拿了桃子。

这件事,给秦奋留下深刻印象。长大了,世事纷纭,人就变复杂了,思虑多。秦奋渐渐落下个失眠的毛病。长夜漫漫,辗转床上实在太枯燥太辛苦,禁不住展开想象的翅膀,瞎琢磨。用不着替他遮盖,秦奋是经常想到美女的,由美女又联想到选美比赛。他发现:每次选美,佳丽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世界和平,由此可见世界和平遥不可及。这时,秦奋想起了“包剪锤”。小孩子可以用这个方式解决纠纷,长大了为什么就不行了呢?

在20世纪90年代的出国潮中,秦奋也被潮流裹挟着去了美国。名为“留学”,其实一天正经的学也没上。他先去的是一个伊朗人开的语言学校,那学校别的乏善可陈,办学生签证却是最大的强项。班里的同学大部分



是中东的家庭妇女,头上永远裹着头巾身上永远穿着袍子,而且她们都是一边织毛衣一边上课。课程没别的,基本就是学唱歌,从《星条旗永不落》、《美丽的阿美利加》,到《圣诞歌》(叮叮当叮叮当铃儿响叮当……)和《祝你生日快乐》,差不多唱了一年半。所以到现在秦奋的英语基础基本上还是这几首歌儿里的词儿,别的全是胡说八道。人问他“从哪里来的?”,他就回答说“美丽的北京,我甜蜜的家”,结果人家还夸他英文地道,说话像诗。

后来实在唱不下去了(因为那时的工作也要用嗓子,就是教华人的小孩儿唱中文歌儿,把嗓子唱劈了),他就换了一家学校。这个学校更绝,连教室都没有,只在城中心的破写字楼里有一间校长办公室,整个学校的教职员全加起来也就校长一人儿。

校长是个意大利人,把两条腿往桌面上一搁,胸毛一直长到了脖子那儿,像个西西里黑手党的基层骨干。校长对学生活不多,口音很重语法也乱,但是还能听得明白,他的活用中文意译出来,意思就是“洛杉矶移民局是咱家开的”。学生们别提有多喜欢这句话了,秦奋自然也不例外。他可以一年只去一次学校,就是去交学费。

至于生计,秦奋是个适应能力存活能力都极强的人,五行八作什么都不在乎,能挣钱糊口就行。

他为餐馆送过外卖,当过旅行社导游,卖过保险,也考了一个房地产经纪人的执照,也就是买卖房屋的中介。按说这行干好了也能发财,但没赶上秦奋。他其实挺努力的,为此还自学了《周易》,懂一点儿风水。因为

都市 言情

在那个“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石燕和父母随同整个军工厂连人带机器一股脑儿地搬到了小山沟里。沦落于C省师院的她一直与高中时的“钟楼怪人”黄海保持着联系。然而,少女的虚荣使得笃信一见钟情的石燕一直对黄海外貌上的缺陷不能释怀,直到因偶然的机遇遇见已故美男市长的公子卓越,事情才有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石燕心里有种很幸福的感觉

他们“开水”了一阵,终于挤到了列车长的席位那里,卓越厚颜无耻地对列车长说他爸爸认识铁路局的局长某某某,还跟某某机务段的段长是好朋友,不论职位高低,只要是跟“铁路”挂得上钩的,他都扯出来了。

列车长说这车没卧铺,不过可以把自己的休息室让给他们。列车长那小小的休息室就成了他们俩的天下。虽然很简陋,床铺又是一上一下,而且又硬又小,但总比坐票强。

他们出了站,来到“洞洞拐”车站,还没到开车时间,只好先去吃早点。

来到一家早餐店,他们找了一张桌子,卓越拿出自己的钱包看了一下,说:“可不可以先给我一点钱?我出来的很匆忙,没带多少钱,全都用光了,我在外面最不喜欢叫女人掏腰包了……”石燕马上把自己的钱包拿出来,找了张五十的,很隐蔽地塞给他。但他说:“这只怕不够……”她吓了一跳,五十块钱吃个早点还不够?准备吃什么?山珍海味?他好像看出她在想什么,小声说:“总不能每天向你耍吧?”她又给了他三张五十的,他很快放进钱包,对她说:“你坐这里等。”然后就大摇大摆地走去买早点了。

她坐在那里,心里有种很幸福的感觉,这还是她第一次带着一个男朋友回家来,回想起以前每次都是独来独往,好同情以前那个可怜的石燕啊。那时总有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只想快快到家,看到路途上人家窗口的灯火,就孤独得想哭,只有一脚踏进家门了,才能安下心来。

但这次不同了,根本就不操心什么时候到家,不到家也没什么,就这么在路上晃荡,有人陪着,有人去买早点来吃,她只需等在这

里,像个有人宠的小女孩,真的很幸福很安逸。她希望从此以后就不用再一个人赶路了,去哪里都有他陪着。

过了一会,卓越端着一些吃的东西回来了,刚好里面有她喜欢的一种面条,她心里更甜蜜了,他就有这个本事,问都不问,就知道她喜欢吃什么。

他们又到一家百货商场去给卓越买了几件汗衫和几条裤子,他说不用买太好的,他就是在这里穿穿,回去了肯定不会穿的。他当即换了一条长裤,样子一下子就正派多了,又有D大师院卓老师的风度了。他还自作主张买了一些礼物,没说是为谁买的,但她知道是为她父母买的,心里甜滋滋的,心想这回父母一定要死几回了,突然看见她带回一个男朋友,吓死;男朋友这么年轻英俊且懂礼数,喜死;要赶着为他们做好吃的接风,忙死;家里只有三间卧室,刚好她父母一间,她一间,她弟一

间,这下多出个卓越,挤死。上车之后,碰见了不少认识的人,个个都是嘴里跟她说话,眼睛却盯着卓越看,大概是他太鹤立鸡群了,也可能是见她每年都是单独回家,以为她嫁不出去了,这次却带了一个英俊小伙,把大家给吓坏了,以为自己眼睛出了问题。

她有点得意于这种效果,特别是刚好碰到了一个高中的同学,那女孩比她的学校好,早几年就谈了男朋友,每年寒暑假都带回“洞洞拐”来,碰见她的时候,都要专门叫住她讲几句,无非就是炫耀一下自己的学校和男朋友。但这次那女孩没走上前来讲话,只跟她点了个头。

她心里冒出一句很好笑的话: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群言出版社

- 王蒙 姜文 陈凯歌 冯小刚 张艺谋 姜文 陈凯歌 冯小刚 张艺谋 姜文 陈凯歌 冯小刚 张艺谋

拍案 惊奇

一位来自穷困乡村的小男孩,经过自己的勤奋努力,终于当上了颇有名气的律师,并且在当地的电视节目频频上镜,是著名法律栏目的主讲嘉宾,成为该城市的公众人物……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事业蒸蒸日上、金钱名利俱全的律师,最后却走上了灰世悲观以致杀人灭尸的犯罪之路……

肖丽让我有点下不了手

肖丽倒让我有点下不了手。昨天回家时,看见她正跪在地上擦我的鞋,擦完后跟我出去吃饭,她特意穿上了那条宝蓝色的连衣裙,那是我给她买的最贵的东西,368元。吃到一半我忍不住又拿假钻戒说了一遍,她颇为感动,眼泪汪汪地,我心里隐隐一疼,不过马上就醒了,想这时候还敢跟我耍心眼。前些天她四处求职,估计现在是过渡阶段,行的是缓兵之计。我心中冷笑,想陈杰的事还没完,先记着账。

这人花招极多,她有个日记本,以前从来从不记,现在则大书特书,她也知道我会看,故意摆在桌面上。有一天说我长得好,原话是这样的:“我的老魏细看还挺帅的。”老天作证,这辈子从没人这么夸过我。有一天说我脾气好,剑胆琴心,侠骨柔肠,简直就是男人楷模。还有一天突然惆怅,不知从哪里抄来一句诗:不望凤冠霞帔,只愿凄凉厮守。意思是铁了心要跟我混,宁可吃糠咽菜、寒窑破窗,给个太子妃都不换。

周末收拾屋子,肖丽翻出来满满一箱我的旧货。有几个奖状、两本“三好学生”证书,还有失踪好久的大学毕业证,上面的我又干又瘦,一副饿鬼样子,只有目光还算纯净。箱子里还有一个厚厚的大本子,是民法、民诉法、刑法、刑诉法的笔记合订本,笔迹稚嫩,字体潦草,我一生的事业发端于此。

在丁总的车上坐了半个钟头,细节一一敲定,小瓶子也给了他,心想这世界到底是男人的,女人再伶俐也不是对手。刘亚男以为耍点小聪明就能骗到钱,也不看看对象是谁。这世界并不像她想得那么简单,路有操

刀客,平地生荆棘,人群即是蛇窟,尖牙耸动,毒汁流淌,每一吻都足以致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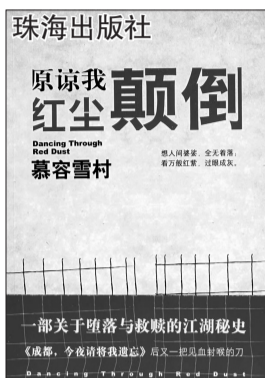
这事很容易想通:老丁的“大案子”云云,不过是丁某一个钓钩,正好钩在刘亚男嗓子眼上。她肯定也明白,所以坚决不让上身,按老丁的说法,人钓鱼,鱼也在逗人,她想要挑逗得老丁欲火万丈,则可以稳坐钓岸,案子不到手,决不脱裤子。

那案子确实有4000万,对方也确实有钱。现在通发集团还在斡旋,丁总已经答应了,如果真要起诉,一定由我代理,律师费按4%收。其实这案子根本不可能有风险,一来案情太简单,二来老丁虽是一把手,但上有领导,下有刺头,动不动就要写信到纪委告他,平常花天酒地没什么,真把事情做大了,一样吃不了兜着走。刘亚男干算万算,漏了这一算,到底还是嫩了点。

麻醉剂是找王秃子要的。此秃本名王小山,江湖豪客也,我从监狱捞过他一次,从那以后他就很客气,生意纠纷全交给我,偶尔还致电我闲聊国家的大政方针,畅谈江湖的恩仇生死,每每放出豪言:“有什么事,说话!黑道白道,都管!”

乃知豪客为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我对这些人一直心存警惕,保持联系,却绝不走得太过;帮他办事,却绝不涉足纠纷。

那天在节目中接到陈杰电话,我几乎惊死,好在反应快,立时挂断来电,伸手到台下猛拍两下,表情毫无变化,嘴里还在回应:“喂?喂?我听不懂楚……什么信号呀这是,喂?”说完躲出镜头,暗擦了一把汗,感觉两腿酥软,盘算了两秒钟,决定还是找王秃子,关键时刻,非出死手不可。



军歌 嘹亮

60年前有一支了不起的中国军队。这支鲜为人知的军队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了中国军队的头一回主动出击,实现了战略大反攻,并且在境外作战,把日本鬼子打得落花流水。可时至今日,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这支军队的名字——中国远征军。

美国教官想培养岳昆仑做狙击手

岳昆仑又是几步急退,刺刀摆脱了大刀的粘连,已经不能再退,身后是一棵大树。岳昆仑一蹬树干,刀和身子往前箭冲,大刀不让,六环刀迎着刀光下方直刺过去,岳昆仑收势不及。刀刀离岳昆仑面门只有几寸,大刀顺势往右边一带,刀光错过岳昆仑的脸,一棵碗口粗的树干“咔嚓”断开,大刀并不想杀岳昆仑。岳昆仑就是在等这个机会,岳昆仑动了,六环刀切过树干的同时,岳昆仑已经到了大刀的身后。

“别动。”岳昆仑握着从大刀后腰上抽出的二十响,枪口冲着大刀宽阔的后背。大刀就那样站着,没有转身,岳昆仑握着枪慢慢往后退。

“你有没有过仇恨?”大刀突然问一句,岳昆仑停住。大山里面的人大都淳朴善良,就算是胡子,也不是全不讲道理,岳昆仑一时想不起他该恨谁。大刀接着问:“你知道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岳昆仑没吭声,他只在盘石镇听说东洋人见着中国人就杀,具体多少数目,没听人说过。“光在南京,鬼子在40天里就杀了30多万。里面有老人,有女人,有孩子……30多万人的血可以流成一条江!30多万人的身体可以堆成一座山!”大刀霍地转身,通红的双眼像要喷出火焰。

“你要是个中国人,你要还是个中国的男人!就跟我回去,为保护我们的爹娘打仗,为保护我们的女人打仗,为我们的孩子不当亡国奴打仗!”大刀盯着岳昆仑,一字一顿。岳昆仑握枪的手渐渐软下来。

从惠通桥回来,大刀没向任何人提起岳昆仑逃跑的事,岳昆仑也逐渐适应了扛枪吃

粮的日子。部队一直没有开拔的动静。连长那段时间天天黑着脸抓紧整顿,大伙天没亮就起床,练到天擦黑才散队。伙夫把饭挑到操场上吃,也不让多吃,刚半饱就没了。开始是中规中矩地练——匍匐、投弹、冲锋、修工事、刺杀、射击……后来师里派下来个高鼻碧眼的美国教官,美国教官的训练侧重丛林战和单兵作战能力,掰开了,揉碎了,讲得很细——丛林里怎么找食物、怎么躲藏;怎么利用地形地物隐藏自己,发现、杀伤敌人……教官教的这些东西,很多和岳昆仑以往的生活经验几乎一样,看着岳昆仑游刃有余地完成训练项目,教官直挑大拇指。让岳昆仑感觉新鲜的是,教官嘴里常挂着“忍耐力”“智慧”“决心”这些稀罕词,经常长时间不让大伙吃饭喝水,在臭泥塘里一趴就是一天,牛蝇叮咬也不让动。再后来的匍匐训练,半米高的铁蒺藜上挂满动物内脏和碎肉,一些是血淋淋的,一些还爬着蛆,散发出令人作呕的尸臭。大伙横着枪,拱着屁股在泥里爬,谁都没有怨言。

锥子在口袋里总会露出锋芒。岳昆仑混在连队里练了半个来月后被美国教官挑了出来,为他单独开了小灶,增加了狙击和特种作战训练科目。段剑锋问教官:“为什么不给全连一起开这两门课?”教官反问:“为什么你们的长官不教给所有士兵如何指挥作战?”段剑锋无语。教官说:“岳昆仑天生就是当狙击手的,他是个狙击天才。”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岳昆仑觉得当兵真苦,却又有说不出的满足,脸上的皮褪了几轮,自己几乎像换了个人,从里到外都是刚毅。



金满著